

日日春

林昭慧

我是一欖日日春，蹓佇這堵矮牆仔跤，你若問我今年幾歲？講實在，連我家己嘛袂記得矣！

我嘛毋知家己底當時，又閣是按怎會流浪到遮，講起來這個所在的環境嘛無蓋四序。正手片是點仔膠路，倒手片是紅毛塗牆，我干焦會當佇中央這條細細縫的所在生存，若比起牆圍仔內彼欖葫蘆竹，我就有淡薄仔怨感。伊真正是食好做輕可，可惜伊並無照主人的向望食甲親像「阿不倒」，顛倒是一个面仔不時都黃phi-phi。上好笑的是有幾若擺因為天氣傷熱，主人閣袂記得共沃水，到欲暗仔，伊就強欲蔭去，實在有夠無擋頭。

閣講著伊隔壁彼欖羅漢松的運命嘛無好甲佗位去，伊本底佇我的邊仔一塊較大的塗跤蹓甲好勢好勢。有一工主人看伊遮勢勢大，葉仔生甲茂茂茂閣青ling-ling，就去攢一跤真嬌的花坵，共彼欖羅漢松挖去種。彼工羅漢松場teh-teh，目尾共我掙一下，講伊就欲好命矣，有別莊通蹓囉，叫我家己愛保重。「你請！我無閒hânn！」啥人知影伊其實是蹓入去「套」房，跤路狹閣歹出入，連欲淋水都淋袂止喙焦。無偌久伊就變甲瘦枝落葉，有當時伊就探頭出來共我投，

我干焦會當共講：「你家己較保重咧！」

看竹仔和羅漢松 兩個的遭遇，翻頭想我家己，雖然天生就是歹命困，無人疼、無人晷，毋過阮嘛活甲真自在，規年迴天不時都咧開花。阮毋驚拷旱、毋驚空氣汙染，嘛無需要人共阮落肥，毋驚寒、毋驚熱，戇戇仔大，按呢哪有啥物通怨感咧？

人講：「有時星光，有時月明。」佇花草的世界敢毋是全款的道理咧？彼工主人對我邊仔經過，春風替我拍拍，粉紅粉紅的笑容，連我家己嘛感覺足迷人的。主人看我古錐的模樣，趕緊越頭行入去厝內，一時仔隨閣出來詢佇我的身軀邊替我翕相，主人歡喜甲笑 bún-bún，我若像聽著伊咧呵啉講：「嘿！這欖日日春毋但是日日春，又閣是年年春呢！」